

“谈话的余音”系列对话 | UCCA Edge × 中信出版·大方：法兰西文艺访谈录

## 第二场：艺术家的选择

亮点回顾

对话  
Conversation

“谈话的余音”系列  
“Echoes of the Discourse” Series

UCCA Edge × 中信出版·大方：  
法兰西文艺访谈录  
UCCA Edge × Sight: Agora

第二场：艺术家的选择  
II. How Artists Make Decisions

2024.6.22 周六 Sat  
UCCA Edge

嘉宾：  
顾文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尚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  
赵松（作家、评论家）

Speakers:  
Gu Weny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 Jing (Assistant Professor, Philosophy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Zhao Song (Writer, Critic)

14:00-15:30  
上海 UCCA Edge 报告厅 /  
UCCA Edge Auditorium

UCCA Edge 中信出版集团 大方 SIGHT 腾讯LIVE

活动时间：2023年6月22日（周六）14:00-15:30

活动地点：UCCA Edge报告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echoes-of-the-discourse-how-artists-make-decisions/>

嘉宾：顾文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教授）

尚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

赵松（作家、评论家）

录音整理编辑：华含婕（实习生）、吴伊瑶

文字校对：逢芮



图1: “谈话的余音”系列“艺术家的选择”对话现场, UCCA Edge报告厅, 2024年6月22日。

## 对艺术家的印象

**尚静：**马蒂斯、杜尚、布勒东三个人的个性都非常鲜明，我自己可能会比较喜欢马蒂斯，首先非常喜欢马蒂斯的绘画，他在艺术上非常大胆、前卫、执着，有非常强的艺术家气质。同时我又觉得他是一个很学者的人，行事风格非常严谨，在访谈录中，（提问者）和他做了很多采访和整理，最后他不希望发表这个演讲，可能是他认为在演讲里所讲的东西不能完全代表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追求。从这里就能看出马蒂斯的大胆创新和学者式严谨地结合。杜尚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艺术家的，在我看来，他的艺术事业更大的“价值”在于对艺术理念的革新。杜尚不像马蒂斯、塞尚、梵高，给观者一种感官上的感动和触动。他更多是在脑海里运作很多观念，思考他要表达的东西。另外与此相关的是他对整个传统美学和视觉艺术的反叛。这种反叛，尤其是与布勒东相比较，是由内而外的、由头到尾的，是完全的、彻底的，这在他的访谈录里体现得非常明显。

布勒东的形象有些类似学生会主席，总是想要组织不同的艺术家去做联合和活动，写各种各样的宣言。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性比较强的人：一方面超现实主义的整个诉求是去打破包括意识逻辑、传统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束缚，追求自由；同时他又非常理论，总是想把他这些东西作为条条框框写出来。包括访谈，马蒂斯会进行一定选择，他不会像布勒东那样，像演讲一样将要讲的东西全部写好。这个采访者只是充当一个玩偶的角色：布勒东将题给你，采访者就相应问这些题目，答案也已经准备好。所以我认为他对于条条框框、对于理论的追求，和现实主义对绝对自由的追求是有矛盾的。这个是从整体来说，我读了三位艺术家访谈录后的一种感官上的感性印象。

**赵松：**三位艺术家、作家中，我最早知道的是布勒东，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法国文艺大师中是经常被提到的，是个高频出现的名字。因为布勒东的书籍国内翻译不多，作品引进得也很晚，所以他就显得很神秘，导致我早知其人，却不知他究竟做了什么。布勒东是个典型的万物连接者的形象，他好像与不同领域的人都能关联，又有很敏锐的文艺嗅觉。在他所在的那样一个追求创新、追求反传统的时代里，他的这种特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前面的达达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这些人都具有很强的个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去张罗和串联，可能大家就分散了不会形成一股力量。一场艺术运动或者一个流派，它需要有布勒东这样的人、这样一条线索去勾连，才更容易产生其社会影响，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被淹没。

关于马蒂斯，我对他的认知，其实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未读到的他的一个随笔集，写得非常好。当然他主要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几年前我在美国盖蒂美术馆看到他的原作时，确实是非常震撼的：通过一种貌似简单的方式抵达一种很纯粹的境界，这真的很难。

我很喜欢杜尚这个人，像尚静老师所说，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争议的原因在于，他其实改变了现代艺术的走向。在他之前，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现象，无论如何反传统，都没有真正做到像杜尚那样彻底摆脱了传统视觉艺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通常主要是服务于宗教、神话、历史、家族的需要。到了塞尚开始，绘画语言的方式以及对事物的观看认知方式都发生了重要改变，所以说塞尚是一位为现代艺术开先河的伟大艺术家，就像法国文学中的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开启人一样，从塞尚开始，绘画不一样了。像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家应该说是在塞尚之后继续改变了绘画的方式、绘画与世界关系、与观者关系，但真正改变现代艺术走向的，是杜尚。杜尚不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匠人或者艺术家，他很反感这样的形象。当然他一辈子都是很幸运的人，基本没有为卖作品发愁过，在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下，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到晚年时，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已是如日中天，连法国的美术馆都做不起他的展览了，因为保险（费用）太贵，只有泰特美术馆才有能力做他的展览。杜尚让人们重新思考“现成品”的概念：现成品是什么？我们看一个东西是有目的性的：想发现什么、想赋予些什么，或者是产生一种交流和空间关系。但是他说，当你对于一个事物变得漠然的时候，这个东西才是“现成品”，它能够成为一个空间里的东西，而不是带有个人各种需求的东西。这里实际上它解决了我们有解读作品冲动的问题。我们总是要解释一个东西，为了解释清楚而将它纳入一个知识系统、一种价值逻辑。对于他来讲，这很难不陷入某种窠臼、某种套路。而且他有一种超然的状态，对于名声、个人地位、金钱，他不拒绝，也不追求。在1968年时，有三个年轻艺术家做了个展览，在展览里有一个系列的八幅画，名字就叫《杜尚的悲惨结局》，实际上就是反对和攻击他，认为他应该退出艺术舞台，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而杜尚的超然体现在，他说年轻人就应该反对前辈，反对传统，去颠覆那些貌似已经进入艺术史的人，但，他觉得遗憾的是，这些年轻人所采用的方式，却是旧的，而不是新的，他希望他们能够更有勇气。

在访谈录中，杜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坦诚，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他对同代艺术家、朋友们的评价也很坦诚，比如他说像布勒东是很好的朋友，有很好的艺术品味，但是布勒东就是太爱说话了，以至于有时候他在没有明白一个事情之前

就已说出一些好听的句子。所以在布勒东、马蒂斯和杜尚这三个人的访谈录中，是有种非常明显的关联性的，因为他们所在的20世纪前半叶，（发生了）波澜壮阔的艺术运动和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深刻地经历了那个激烈变化的时代。

马蒂斯和杜尚两位的访谈很多都发生在他们的晚年。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能看到，他们都是淡然宽容地面对过去、面对当下。我觉得杜尚是其中活得最自在的一个人，老天好像也对他别有眷顾，未经太多的麻烦、困难。马蒂斯，像尚静老师所说，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一生都在绘画和雕塑，像工作一样在勤奋地进行，直到晚年还在追求一些新的东西，是比较让人佩服的一个艺术家。关于布勒东，我想我们确实是永远需要有这样的人去把一个局搞活，那样事情就会变得特别热闹和好玩，他可以从容地接待媒体，可以发表很漂亮，有意思，有话题性的总结。

这些访谈录让我们看到20世纪前半叶，包括19世纪末的世界艺术的大变革。艺术将走向哪里？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当代艺术的状态，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说得很透了，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当代艺术家其实在模仿杜尚，做的并不是很新的东西。

## 艺术家之间的联系

**顾文艳：**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们三个其实是有联系的，而且这个联系在访谈录里特别明显。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杜尚跟马蒂斯。杜尚一直说马蒂斯对他影响很大，因为看到了马蒂斯的作品，让他觉得要继续进一步反叛。同时在马蒂斯的访谈录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其实没有说太多他的前辈，却唯独说了雷诺阿。在他去看雷诺阿的时候，雷诺阿一周只休息一天，周日的时候不工作。但是当他周日去拜访雷诺阿时，他还在画室里面自己找感觉。他把雷诺阿说成了一个工作狂的形象，但实际上他自己才是那个工作狂。因为崇拜雷诺阿，马蒂斯以艺术的精进为他的目标，直到人生最后的时期，他都想要在艺术上再进一步。马蒂斯对雷诺阿的喜欢，包括杜尚对马蒂斯的崇拜，他们之间不同的联结很有意思。包括赵松刚才说到的阿波利奈尔也说明了这一点。布勒东其实非常崇拜阿波利奈尔，他觉得阿波利奈尔非常厉害，是先驱一样的人物。但是杜尚直接说他是一只“花蝴蝶”，是社交属性非常强的一位艺术家。不同艺术家之间的亲近和评价其实很能反映他们自己的个性。我其实也很惊讶，因为在一名捷克作家记述的卡夫卡访谈录里，我记得非常清楚，卡夫卡对阿波利奈尔的评价与杜尚对阿波利奈尔评价一模一样。

**赵松：**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夫卡确实是一位更现代甚至更当代的伟大作家，我认为他的很多价值观可能反倒和杜尚更容易产生共鸣。卡夫卡的小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的写作方式貌似还有传统笔法的痕迹，但他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已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是一个重新构造的世界，而不是去反映现实，更没有模仿现实。所以卡夫卡跟杜尚一样都是特别重要的打开新世界的人，他是能和杜尚产生共鸣的。

其实看他们的访谈会透露出很有意思的信息，比如说马蒂斯很喜欢他的导师居斯塔夫·莫罗那种很开放地对待学生的状态。比如在工作室里，有些导师在指导学生们画画时，有时候会很凶，或者很直接地使用带有伤害性的话语。但莫罗不这样，他也讲些不同的看法，但讲完之后，他说你们不要听我的，你们做自己的东西，只要做出来不一样的就好。所以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那两代人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内在的连接着的，仍然在传输着一些东西。包括后来的那些现代主义流派，表面上好像是互相否定对方的，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在一个创新的大脉络上。

**顾文艳：**其实马蒂斯对于莫罗更多是一种人格上的尊重和喜欢，因为莫罗给了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马蒂斯本人是很严肃的，所以他其实评价莫罗是一个没有找到自己风格的画家。说到他经常带学生去卢浮宫，他知道哪些画好，但是找不到画这些画的要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艺术家对其他艺术家的评价可能是与他们的艺术观念相结合，另外一个可能是在艺术之外的，比如说像对莫罗人格的（欣赏）。

**赵松：**关于卢浮宫，这种博物馆的存在，杜尚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些人选择了某些东西放进去，我们究竟应该赞成还是反对呢？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但它们放在那里再也拿不出来了。像杜尚创作的那件著名的现成品作品“小便池”，其实传达的就是他对博物馆、美术馆这种机构的强烈质疑，就是提醒人们要对于那些公共艺术空间的价值塑造保持警惕——并不是放到美术馆里的东西就一定是有价值的。杜尚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艺术家说的话和他的作品不能视为等同，有时候艺术家会说一些听起来很过瘾的话，但他在艺术上的本意是另一个方向。

**顾文艳：**马蒂斯非常感激莫罗曾经给他的自由，但他对于这一继承的传统，是想要反叛的。反叛经典，首先要去了解经典，才能更好地背叛。如果背叛的前提是充分了解，那么马蒂斯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很多。在访谈录里，他说到当时所有同行们寻求认可的方式是罗马大奖，获一个奖可能是最终极的目标，所有画家去投其所好。马蒂斯在访谈录里说这个完全是疯了。从这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杜尚喜欢马蒂斯，因为马蒂斯根本不在乎这些，或者说他追求的价值和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方式，不是传统的或已经既定的价值标准。

## 艺术家的选择

**尚静：**我以前有一个误解是，印象派和后来的野兽派，它们是对现实主义或是写实主义的反抗。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比如说像现实主义的大师库尔贝等人，马蒂斯在谈话里有谈到他个人是很喜欢库尔贝的。所以就是问题在于艺术是为了什么？艺术家所表现的很多现实问题，不是为了再现一个对象性的东西，而是通过他的艺术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运作里。像刚才顾老师讲到的马蒂斯讨厌的是没有艺术概念，在当时另外一个皇家美术学院时，他们特别注重素描，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画得特别像。这就不是要参与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创造，（不是）要表现他的自我。

**赵松：**艺术史上群星璀璨，但实际上像梵高等一群现代艺术家在当时是太过超前了，他们颠覆了传统的观看方式，对于绘画语言的认知也完全改变了，因此并没有被马上就接受，被艺术史、博物馆经典化是后来的事。很多人以为艺术经典是时间沉淀的结果，或者说是价值观认可的结果，却未必知道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资本的推动。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价值经常被直接简化为一个市场价值的符号，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采访杜尚的人也提到这个现象，杜尚说我只是顺其自然而已。但事实上这个巨大变化的过程就是这么发生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靠一个作品就能产生的，它必然会融入社会巨大的价值塑造的复杂进程里。

**顾文艳：**马蒂斯的画在当时看来没有任何透视，包括明暗对比，他只专注于色彩，马蒂斯经常说色彩是一种力量。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或者是既定的评委的思考和审美范式来看，他永远没有办法获得认可。而对马蒂斯来说，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认为重要的永远是表达自己内心所感受到的东西。其次就是他不断强调雷诺阿这种工作狂性质，他说到自己每天也失眠，早上起来就开始工作，然后中午睡觉之后要是还有力气就继续工作。其实他个人的实践和他喜欢的雷诺阿是一样的，日复一日的训练在他看来是一种享受，因为这是他生活的全部。完成他艺术生命最重要的内核，就是他日复一日地去表达，不断地去画自己想要画的东西，而不是去参照任何既定标准。

**尚静：**赵老师刚才讲到这种因素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其实杜尚来自一个中高收入阶层家庭，家人不需要去为生计操劳，我做我想做的就行。我觉得他能够在艺术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不光是他的作品，也因为他这样的人格、他身上的反叛精神。14、15世纪时，透视技巧和明暗法出现。到19世纪时，这



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对真正想要在艺术里进行创造的艺术家的来说，完全去复制世界已经没有意义。于是马蒂斯在采访里讲到，艺术不能脱离它的时代和个体。在他的这个时代原先的东西都不够了，那我要进行改变，比如说对色彩的一种重视。然后还有管状颜料可以用时，我可以带到郊外去，与大自然接触，将很多东西包括色彩融合在一起。那个时代，从印象派到康定斯基，是一个发现颜色的时代。他们会把颜色和人的感觉和情感（sensation）联系起来。刚才顾老师讲到，马蒂斯认为色彩是一个力，像我们看到红色的时候，马蒂斯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更原始的（感受），使我们的感性萌发。在康定斯基的颜色理论里，橙色、黄色是一种扩张的颜色，这种带橙色的红色有轻盈的感觉，马蒂斯也说他想要追求的就是那种春天给人的感觉。

**赵松：**传统的西方绘画确实是服务于阶层的，比如说服务于宗教系统，古希腊的传说，装饰贵族家庭的风景，意味着传承的贵族家族的先辈肖像，都有一个强大的叙事背景，而绘画就服务于这个叙事背景，这个叙事背景是一种传承下来的权力地位的价值观。比如说法国1832年六月革命之后，传统的贵族阶层迅速走向崩溃，宗教势力也开始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而走向式微。这个时候，个人的体验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艺术，就是将某些瞬间的强烈感受和体验融入创作里传达给大家，他强调的是视觉体验与想象，而不是观看的事实。因此现代艺术就是以强烈的个人化追求为标志的。

**顾文艳：**赵老师说的是资本在选择，或者是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系统选择，时间和历史也在筛选。这个时候就显得个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选择更重要。杜尚1917年的小便池也是一种艺术的选择。他选择了这个作品，给它签名，赋予了它另一种意义。

**尚静：**我觉得刚才顾老师讲到的杜尚的选择非常好，他如同时尚触觉般的敏感性，包括布勒东也是本世纪最聪明的人之一，我觉得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敏感能抓住时代的先机。

## 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

**顾文艳：**在访谈录中，杜尚和布勒东都提到1938年超现实主义大展开幕的开幕式，在他们的描述中大概是有一系列装有袋子，垂下来挂在一个像火盆一样的地方，袋子里面看起来像碳，其实是用纸替代了煤炭烧火，下面还有一片池塘，真的燃烧起来以后这样方便灭火，总之整体充满了超现实的元素。

**赵松：**超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是带有某种终结性的现代主义文艺现象，它的涉及面很广泛，包括文学、艺术、音乐等。超现实主义的顶点是二战爆发，因为战争使一切疯狂的行为显得“正常”。它针对的是19世纪制造的那种约定俗成的现实主义价值观——去模仿现实、反映现实。在20世纪后半叶，发现“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人的语言系统、感知、描述、梦、幻觉、错觉，所有这些生成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应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逻辑所能描述清楚的。所以人对世界的认知和反应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所以逻辑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很多时候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事件、感知、回应受到的刺激是没有逻辑的，所以说是超现实的，是还原到一个更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持续保持某种开放性的认知力和感受力，而不是纳入一种完全固化的系统里评价事物。超现实主义其实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们制造了某种意义上一个艺术现象的高点，或是跨界艺术的现象高点，这种遗产我觉得一直到后来当代艺术仍然还有借鉴的地方。

**顾文艳：**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布勒东选择超现实主义，和他选择做这个运动组织、他政治的选择、他个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艺术，而是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尚老师可能在这方面更有发言权，你觉得他如何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然后进阶把这种哲学又变成一种政治的选择。

**尚静：**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哲学的话，可能要看我们如何去定义哲学。如果是从严谨的概念体系和哲学史联系，我觉得可能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但是假如说哲学是一种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态度，我觉得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哲学。我觉得他抓住时代中一些年轻人包括中产阶级以下的心声，要反对意识和逻辑对于我们思想的禁锢。超现实主义在视觉艺术、文学、电影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其第二项功绩：思想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开花。艺术家像马蒂斯、塞尚，他们两耳不闻窗外

事，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马蒂斯他们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创作里，以创作的方式来参与对世界的改革。布勒东认为艺术不限于我的艺术创作，我的艺术可以和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

**顾文艳：**这三个访谈录都是他们晚年时回忆年轻时，年轻人有很多选择，它会改变今后个人的一生，然后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一个具体的过程。不管像马蒂斯这样年轻时选择不去冲罗马奖，而是像塞尚和雷诺阿那样日复一日地精进艺术；或者像杜尚那样转向现成品艺术，选择突破纯粹视觉的界限，反对视网膜艺术；还是像布勒东那样将艺术创作紧密地同政治与革命的参与紧密结合起来——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因为同时陈独秀非常受到法兰西政治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创办了新青年革命的期刊和组织文化革命。所以看这些访谈录，我们确实能得到非常多的启发。

**赵松：**像刚才讲到马蒂斯的价值观，他谈到年轻人的时候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年轻不一定代表着新。不管你做哪一行，当你老是特别想被人关注，你就是一个旧的人。因为你太在意那些已有的东西，而那些真正有创新与革命精神的艺术家们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东西。所以他在谈论年轻艺术家的时候，很希望他们能更果决一些，更能不在乎那些旧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他是讲到本质上了。